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錢雋選

欽定四庫全書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四

奏疏

本朝一

恭報克復雲南省城疏

巡撫王繼文奉天

竊照賊首吳世璠逆渠郭壯圖方光琛等自知罪

大惡極死據孤城仰仗

皇上聖德弘仁天威廟算逆魄既褫悉伏誅殛自此梟

猊餘氛掃除盡淨遐陬邊徼悉仰

照臨無不望

闕呼嵩歡聲雷動矣所有大將軍固山貝子征南大將軍臣賴塔發到偽金印金冊金匣金池併偽銀印等件臣謹一面遴員押解送部查驗銷燬并克復省城日期情形均聽大將軍固山貝子等恭疏報聞外臣率同雲南布政司以下及臣標員文武各官入城閱視城池宣布

皇仁浩蕩撫恤被脅難民但向因賊糧久匱饑民相食
今見饑殍載道枯骨盈衢羣逆凶殘一至於此其
有氣息奄奄猶可全活者臣謹率各官共圖捐賑
以副

皇上軫念滇民至意至於一切賊遺銀米并軍器砲藥
等項容臣詳慎次第嚴查另疏

題報

請修河壩疏

王繼文

謹照雲南省城外東南舊有金汁等河從松華壩
借水於盤龍江自嵩明州流入昆境遠城之北過
雲津土橋趨入昆池兩岸築堤高二三丈不等而
水流其中蜿蜒六十餘里有壩有閘又有過水涵
洞蓋以積水灌田而城外數十萬頃皆藉此河之
利民生

國賦均有攸賴焉自變亂之後沿河之堤埂壩閘未
經修葺日久傾頽上年大兵困逆週圍壕塹不得

不拆毀挑挖以致水利阻塞灌溉不通田畝荒蕪
居民失業而昆明額賦莫可徵收自克城至今臣
多方招徠而流離之衆見此附郭膏腴咸成棄土
未免徙倚他方趙趙不返哀此殘黎欲歸則無資
生之策不歸則有溝壑之虞臣不得不早為之計
也夫以滇省軍餉取給外省頻經請撥仰屋

宸衷而昆邑應徵之賦可耕之田豈可坐視拋荒聽其
虧額臣愚以為河壩不修則殘黎勢難歸業荒田

不墾則額賦無從徵收臣檄令地方官踏勘估計需用椿木閘枋灰石各項材料并匠作人夫等項約需銀萬餘兩查全書內開載歲修松華壩額銀八百兩每年十一月中起工至次年三月初止往例可稽似當亟議興修以復民業然動支原額銀兩萬不敷用值今財用艱難工程浩費何敢於額外輕議請動正項錢糧臣議於通省官員及各屬土司酌行捐助甫定之區人方拮据非有以鼓勸

之恐難必其樂輸伏查捐納各例業奉停止臣不敢復為陳請惟是紀錄一款既無礙於名器又可鼓其急公合無仰籲

皇恩勅部酌議捐銀若干准與紀錄仍比照各省往例量減額數庶衆擎易舉便於興修至工竣之日臣造冊送部照例叙錄則河壩固而水利可通俾四散之民咸圖歸計漸次開墾將見生聚寢昌而昆邑糧賦可以望其復舊矣

請補行鄉試疏

總督 蔡毓榮 奉天

竊照滇省地方初復亟宜修舉廢墜收拾人心今
兩迤之庶民未盡復業而士為民望惟勸士乃可
以得民即一切修舉之中有政體所當先輿望所
甚切者莫如興賢大典我

皇上誕敷文治前此用兵之日猶復雅意掄才海內儒
林爭相鼓舞獨滇南久阻聲教士氣鬱而未抒今
既出之沈淪重瞻

天日深山窮谷之士莫不引領觀光昨歲辛酉賓興既格於會城未復若復需之下屆甲子同各省一例舉行恐與目前收拾人心修舉廢墜之意殊有未協當此普天同慶而於遐荒新復之地尤宜

特沛殊恩伏祈

皇上俯念滇人士八載無聞三科未舉准以明年癸亥八月特行鄉試仍照順治十八年辛丑補庚子科之例暫行廣額俾才智之倫競赴功名之會榛蕪

之境早開械櫟之光於以黼黻太平風示邊徼誠
滇省今日之急務也

酌定全滇營制疏

蔡毓榮

滇省東接東川西連猛緬北距蒙番南達安南四
圍邊險而中間百蠻錯處如猺獞獠民野苗等種
類繁多最為叵測故無在非險要之地無地不需
控馭之兵臣等量地設防從長佈置務使無事分
扼要害有事掎角相援然後可經久而無患如逆

西舊設三鎮內鶴麗一鎮逼臨西域控制金江獨
當一面自應復設仍駐鶴慶永順一鎮守在天末
地交緬甸并屬要區自應復設仍駐永昌查永順
鎮兼轄之騰越一協順雲城守一營今遵部議復
設無庸更議鶴麗鎮江汎綿邈緊隘甚多設兵二
千四百僅足濱江守禦二郡彈壓其他要汎勢難
兼顧查劍川州逼近石鼓一帶地方界接蒙番為
迤西藩籬要地應設協守副將一員守備一員千

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劄劍川聽鶴麗鎮兼轄扼
迤西之門戶壯鶴麗之聲援所最急也永北一鎮
原由楚姚蒙景改為鶴麗永北既又由鶴麗分為
永北彼時楚雄設有援剿前鎮洱海設有援剿後
鎮故永北鎮與北勝協同駐州城今援剿鎮營既
裁則楚雄乃迤西九府咽喉且左有蒙化景東右
有姚安接通建會而楚屬南安等處又係野賊剽
劫之鄉誠為喫緊應以永北鎮改為楚姚蒙景鎮

移駐楚雄控制姚安景東蒙化以北勝協改為永
北協仍駐北勝州控制永寧土府并歸鶴麗鎮兼
轄以一邊汎之事權而資環江之調度其洱海當
迤西孔道楚姚蒙景鎮統轄四府鞭長不及若非
另設官兵則一路塘汎虛懸而地方廣野無備應
設叅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
劄洱海聽楚姚蒙景鎮兼轄為表裏之捍禦通內
外之呼吸又最急也迤東舊設四鎮內開化一鎮

向以羈縻之域改為節制之區叢山深箐接通交趾最稱邊隘亟賴重兵自應復設仍駐開化臨元澂江一鎮當四達之要會控三府之遐陬苗蠻錯雜難防野賊出沒為患自應復設仍駐臨安查開化鎮向無兼轄協營臨元澂江鎮兼轄之元江一協新舊守備一營今遵部議復設無庸更議曲尋武甯一鎮向駐尋甸控制曲武二府甯益一州復因汎廣隘多土司黠悍故武定仍設援剿左鎮曲

靖仍設援勦右鎮今既奉裁則曲靖乃黔楚通衢
滇中東北門戶應將曲尋武霑鎮移駐曲靖但自
曲至尋一路險僻自易隆抵普安衛數站要衝而
尋城密通東川有樹撒秧田功山矣吳打烏等十
數隘口俱關利害雖有兼轄之尋霑游擊一營而
霑汎荒廣猶苦兵單計合鎮營之兵不能兼顧武
定查武定接通建會有他頗普度撒馬等隘而祿
勸則連撒甸裸羅元謀則通金江有矣資等隘亟

須守險且武汛上至祿豐接楚雄之塘下至安寧
接雲南城守之塘若不另設官兵何以分汛應亟
設叅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劄
武定并聽曲尋武霑鎮兼轄謹東北之藩籬為曲
尋之指臂又最急也廣羅一鎮原駐羅平控制廣
西廣南均屬要地但前六鎮既已難裁故臣等於
無可裁之中仰遵 廷議酌量裁此一鎮惟是各
鎮勢難兼併而一州二府未便聽其甌脫且羅平

路通黔粵汎接安籠四境遼濶彌勒十八寨為土
夷之數時有跳梁應改設協守副將一員守備一
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二百名仍駐羅平兼控廣
西其廣南瘴癘之區直接泗城思恩等處而皈朝
皈順富州一帶僮人野類叛服不常且由皈朝以
達架村直通交趾協兵未能兼制應設游擊一員
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八百名駐劄廣南聽羅
平協兼轄此又視鎮兵較減而於各地必需者也

以上除六鎮暨原設協營之外凡應改設增設官兵皆臣等身在地方審量形勢萬難缺少使其間稍有可輕可緩之處又何敢縻有用之餉妄置無益之兵且雖有增設之名而較之滇省舊日官兵已多減省亟請

皇上俯鑒邊圉初復非比腹地承平既久可以輕議裁兵之時務期佈置萬全

特允臣等所請早定經制於以建威消萌久安長治無

難矣

籌滇第一疏

請蠲荒

蔡毓榮

竊照滇為逆踞歷有八年土地人民豈能依然如故一自

天戈南指凡我遺黎踴躍趨事各各飛芻輓粟以供數十萬之師豈果力無不逮與彼其龜勉急公亦冀幸

新恩之不旋踵而下也今弊政悉與革除康熙二十年

夏稅已蒙蠲免

皇上沛如天之仁宜邊疆獲更生之樂矣無如積患既深療治匪易去歲軍需頻急徧行名買米價日貴賠累日多故名買已倍於正供而運費更浮於米價每運米一石輒費至二三石不等每協夫一名月需工食銀十數兩不等民之困敝已極米亦掇括無遺數月之間斗米三兩無從購買頃者麥秋既屆而去冬播種失時收穫十無四五額稅之外

尚不足供運糧之需迄今民無粒食野有餓殍臣
觸目憂心救時無策從來兵燹之後繼之飢饉未
有如金湏今日之甚者也我

朝順治十六年開闢雲南蒙

世祖章皇帝蠲免錢糧復發帑金賑濟滇之父老猶有能
言之者今日之引領待命固急於開闢之時然蠲
賑出自

皇上特恩臣亦知其軍需浩繁何敢冒昧以請惟是滇

屬變亂之後拋荒田地死徙人丁在在有之目下
開墾之人牛種未備逃亡無勾補之法生聚非旦
夕之功照額取盈萬不可得此包荒之禁率土同
遵而除荒之例惟在滇為尤亟也查自逆賊踞滇
按地加糧按糧徵兵或迫於桁楊或驅之鋒鏑播
虐萬狀民不勝其苦而委廢田園展轉溝壑者已
過半矣及我大兵深入以來築壘挖壕環營列柵
近郊阡陌悉作戰場遍野榛蕪徒堪牧馬凡兩迤

之往來大路桑麻久廢雞犬無聞重以逆賊四散
潰奔如馬寶夏相國尤廷玉王緒胡國柱等所至
輒屠其人火其居掠其子女慘蔽天日迨諸逆服
辜之後所餘者荒丘蔓草白骨青燐已耳乃又以
殺氣未除蒸為疫癘民之死於刀鋸死於凍餒與
死於疾病者又何可勝計耶夫有人斯有土未有
戶口既非而田疇無恙者臣受事之始即通飭各
地方官勸諭九死一生之民勉以輸將絕其覬覦

今二十年秋糧二十一年夏稅暨兩年條編銀兩
凡係成熟之地現在之丁民既不遺餘力矣其各
府州縣衛所申報無徵地丁紛紛請命軍民涕泣
呼籲殆無已時臣猶恐其以熟作荒以現在為死
徙嚴行布政使田啓光分行政確勘開造實在拋荒
實在死徙清冊并取其印結委無虛捏情弊若復
按原額追呼則滇民既無賑卹之

恩而反得包賠之累勢必使未復業者聞風裹足已復

業者馴至逃亡將見賦額愈虧地方何時得有起色臣按目前形勢揆之善後事宜相應亟請

皇上下令蠲除解此日之倒懸培全滇之元氣容臣陸

續招徠開墾隨墾隨報照例起科缺額人丁仍俟編審補額從此田疇漸闢戶口漸充屈指三五年間可復承平之舊是所損者少而所益者實大也

籌滇第二疏

制土人

蔡毓榮

滇省漢土交錯最稱難治治滇省者先治土人土

人安而滇人不足治矣然非姑結之以恩而能安亦非驟加之以威之所得治也查土人種類不一大都喜剽劫尚格鬪習與性成其土目擅土自雄爭為黠悍急之則易於走險寬之乃適以生驕故從來以夷治夷不惜予之職使各假

朝廷之名器以懾部落而長子孫然武不過宣撫宣慰司文不過同知知府悉聽流官節制無敢抗衡故安於並生而不為大患自吳逆構叛悉徵土兵

濫加土秩偽總兵副將偽叅游都守遍及諸蠻甚
或充偽將軍偽監軍狂逞無忌迨我大兵深入各
土司先後歸誠亦既震懾於

天威而罔有越志矣然而驕縱既久馴服為難如馬之
既軼而復歸也如鷹之久颺而初附也則所以謹
其銜策制其飢飽者不可不亟講也先是大將軍
等鼓舞招徠各照偽銜換給劄付彼一時之權宜
已耳今滇中一切弊政悉與革除若土司而加之

總副等官弊政之大者也顧獨因之可乎夫恩不自上出則玩小人而棄君子之器則驕此輩狼子野心居為固有竟欲使監司鎮將相與頽頽而地方有司不敢望其項背反常甚矣尾大堪虞查主官應否需用武銜業准部咨行查仍令照舊換襲土職是

廷議下反經之令已為躍治之防臣無庸復贅矣然其投誠之始以有所挾而得之者今廓清之後尚

未拱手而還之

朝廷非所以示德威昭臣服也

臣愚以為滇省土司

亟宜請

旨追奪武銜其大將軍等所給銜劄無分文武槩行追

繳惟祈

皇上特沛恩綸各照舊襲職銜量加一等服色使知更

始之會

皇上自有非常之恩而非前此倥偬之時可以徼幸而

僭竊者既奪其囂凌之氣復牖以章服之榮有不畏威而懷德者乎此制之安之之一大關鍵也若夫善後事宜有當亟請

睿懷者臣并縷悉為

皇上陳之往者逆賊用土兵之力一任土人邀截道路搶掠莊村俱置無問土人有犯俱不關白流官土官徑自處決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國法久矣則請著之令曰無萌故智勿悖

王章其犯罪至死者械送督撫明正其罪務使土人遵

朝廷土官不得擅威福此其一也土司各有土地人民而其性各不相下往往爭為雄長互相讐殺一不禁而吞併不已叛亂隨之故明沙普之禍可鑒也則請著之令曰各守常度毋相侵犯其有稱兵構釁者殲厥渠魁搃其巢穴務申鋤強扶弱之義用遏亂萌此其一也土司踐土食毛宜如手足之

捍頭目故往者寇盜竊發俱土著人按捕或一土
司有犯即令衆土司環而攻之匪直分義宜然亦
取其熟於山箐易為力也則請著之令曰一乃心
力備我聲援其有事而徵調不赴或觀望遷延者
立逮而置之軍法一面奏

聞如果著有成勞仍准論功行賞使彼樂為我用而控
縱在我矣此其一也土情多詐未始不可以信乎

土性至貪未嘗不可以廉格

臣仰體

皇上懷柔至意開誠布公信賞必罰革餽遺之陋習禁
採買之煩擾亦既駸駸向化矣彼其強凌衆暴關
狠操戈豈盡天性然與良由教化未明徒議招討
無益也臣請以

欽頒六諭發諸土司令郡邑教官月朔率生儒耆老齊
赴土官衙門傳集土人講解開導務令豁然以悟
翻然以改將見移風易俗即為久安長治之機此
其一也土官以世系承襲不由選舉其祖父勢利

相傳其子弟恣睢相尚不知詩書禮義為何物罔
上虐下有由然矣我

國家八法計吏三年考績上官皆不預焉不肖者無
懲間有一二賢者亦無以示勸欲其奉職守法也
得乎臣請著為定例嗣後上官應襲者年十三以
上令赴儒學習禮即由儒學起送承襲其族屬子
弟有志上進者准就郡邑一體應試俾得觀光上
國以鼓舞於功名之途古帝舜敷文德以格有苗

由此志也其土官於歲終開列所行事實申報督撫察核具

題不肖者降革有差賢者增其秩或賜之袍服以示優異使知以

朝命為榮辱自不以私心為向背此又其一也兩迤土司之中昔為沙普併吞繼為吳逆殄滅者變亂之後其枝裔各面故土土人俱戀戀以主事之歷有年矣今使付之有司編入里甲則漢夷雜處必

有隱憂若以歸附鄰近土司無論必不相安尤恐

所附者益強大而難治

臣

請稽其宗派取其鄰司

保結果無虛冒准其一體報部照襲原職按其原
管之地責令供辦糧差斯安置得宜葛滕自斷興
滅繼絕固曠世之

殊恩亦衆建而少其力之意也此又其一也總之今日

之土司非猶夫承平日久之土司

臣

熟察情形悉

心籌畫所當大為防閑曲為調劑者有如此

皇上明鑒萬里如果以臣言為不謬伏冀按臣所請特頒

天語飭行斯遐荒之觀聽一新而夷俗之身心交戢矣

籌滇第三疏

靖逋逃

蔡毓榮

竊照叛逆既除根株宜靖

皇上下寬仁之令凡逆屬舊人及副將以上悉令進京
叅將以下分插四省是於容保庶頑之中寓肅清
邊境之意甚盛典也但先是賊兵四出原不盡在

圍城之中各路陸續投誠多在賊黨解攜之後其間觀望而逃匿者正不乏人迨馬寶等四散潰奔則烏駭鼠竄之徒又不知凡幾矣

廟堂之上早已洞鑒及此故逆藩旗下官兵等事一案部議如有遼東舊人隱避山林者則令督撫招徠具

題又

恩詔普頒凡受逆賊偽劄畏死逃避今來投首俱著免

死^臣宣布

皇仁曉諭招徠越今半載未據一人投首而在省已經
起發者不無中路逃脫留滇未經起發者輒復多
方展遁追踪愈亟匿影愈深非必其仍為負固也
大都迫於疑畏展轉遷延恐山箐之間久而為萑
苻之藪則清之宜亟也又有征兵奉裁將弁不能
復制一經遣發乘間兔爰頗多觖望之私已絕懷
歸之念無衣無食不兵不民脫有便利可窺豈甘

枵腹自斃則清之宜亟也更有八旗苦獨力等竟
不隨師凱旋潛逃滇境或甫出境而拐帶行裝馬
匹尋復逃回故時下滇省逃人獨多於別省雖屢
獲解絡繹在途而林莽潛踪正復不少頃者左衛
哨邀刼餉鞘遺有清字箭枝足知此輩跳梁必為
地方大患則清之宜亟也然清之之法行之郡邑
衛所地方則甚易行之焚夷苗獮地方則甚難臣
自受事以來通檄各鎮協營嚴飭諸路塘汛無分

衝僻一體盤查并責各村寨頭人互相譏察更行
各有司編立保甲按戶挨查雖在窮谷深山亦無
不入牌甲之烟戶烟戶既清奸宄無容身之地矣
特以無所容而遯歸夷穴勢所必至又或一經逃
出即便趨赴土司既無保甲可以稽查更無塘汛
為之盤詰此輩蹊徑漸熟氣類漸親則土司誠今
日之逋逃藪也夫以苗蠻叵測之性當叛亂之餘
若復聽其藏匿罪人招納亡命則今日梗捕亡之

令即為異日萌作亂之機可不亟為之計乎臣遍
諭諸土司各令清查境內懸首報之賞嚴密隱之
罰亦既各分責成稍知禁令矣但此事關係甚大
土人情志無常必祈

皇上特降明綸使知勸戒凡滇省暨黔省土司首解逆
屬舊人暨八旗逃人至三十名逃兵至五十名者
准其加職一級六十名百名以上遞加陞賞其所
首解之人除逃人照例歸旗外餘仍仰冀

聖恩免其誅僂母使其以畏死之故轉而竄入生苗野
夷之中則根株永靖矣如果一無容隱即令具結
存案如既不首解又不具結或具結之後別有拏
獲供在某土司潛住者立逮該土司正其罔

上之罪功罪一定逋逃未有不清者也至見在駐鎮八
旗逃人仍祈

勅下鎮安將軍隨逃隨即移知督撫立行追捕毋致久
而流入土司難於緝獲且逃人之姓名與逃出之

月日俱有檔案可據則旗丁指逃擾民之弊不禁而自絕矣

籌滇第四疏

議理財

蔡毓榮

滇省叢山密箐賦稅無多每歲供兵俱仰給於協濟煩司農之籌畫累驛站之轉輸而遠道崎嶇未能朝發夕至一有未濟兵心皇皇故籌滇莫先於籌餉也今制兵歲需餉七十餘萬重以駐鎮大兵歲又需餉二百餘萬

國家戡亂之餘正在度支告絀乃必分數省之財力
歷數千里之險遠以供此一隅亦甚難乎其繼矣
是以因滇之利養滇之兵斯輓運不煩而緩急足
恃臣周諮博訪進羣議而折衷之務審時地之宜
畫經久之法則可因利於滇而以佐協濟之不及
者有四馬一鼓鑄宜廣也銅鉛滇之所自出非如
別省採辦之難而滇人俱以用錢為便業准部行
開爐鼓鑄矣今省局設爐十座蒙自局設爐十六

座祿豐局設爐三座大理下關局設爐七座鑄錢
無幾又米炭一時騰貴出息無多歲約得銀四萬
餘兩稍俟年豐穀賤息且倍之若令按局添設更
行量地添局歲獲錢息何可勝計臣請省局蒙自
局各設爐至二十座祿豐局設爐十座大理下關
局設爐十五座再請於迤東之臨安曲靖等府迤
西之楚雄姚安永昌等府酌量開局約可設爐三
四十座各委府佐一官董其事專責藩司總其成

委官歲獲息一萬兩以上者作何紀叙其有耗費
工本剋剥匠役廢壞錢法者作何處分并請著為
定例以示激勸凡銅鉛悉令委官就各廠自行採
買每百觔不過銀四兩毋許分行州縣辦解苦累
小民至民間應納條銀票以銀七錢三為則制營
兵餉宜令銀錢各半兼支官俸役食及本省一切
經費俱給全錢銷算則錢之用日廣錢之息未有
不日贏者也再查蒙自一局前此吳逆鑄出偽錢

專發交趾以易交條銀兩蒙自迤南二百里即交
江之蠻耗設有關口又水路二百里至地名壩灑
立市賣錢交人喜於得錢蒙局因以為利自大師
恢復滇省嚴行禁止久矣臣思安南素稱恭順若
因其所利便而使

本朝錢法通行蠻貊之邦尤見一道同風於斯為盛
合無請設蠻耗巡檢一員領貯蒙局制錢聽交人
赴官平買毋許民間私通貿易致啓釁爭或請

勅部行文安南國王將每歲需錢若干納價若干預行
報部准令一年二次委官赴蠻耗納價領錢隨到
隨即發回既俯順乎夷情仍無傷於

國體於以通錢法柔遠人兩得之矣一礦硐宜開也
滇雖僻遠地產五金先經

廷臣條議開採部覆將可否開採之處令督撫查明
具

題誠重之也臣愚以為雖有地利必資人力若令官

開官採所費不貲當此兵餉不繼之時安從取給
且一經開挖或以礦脈衰微旋作旋輟則工本半
歸烏有即或源源不匱而山僻之耳目難周官民
之漏卮無限利歸於公家者幾何哉是莫若聽民
開採而官收其稅之為便也今除全書開載蒙自
楚雄南安新平之銀錫等廠易門之三家老銅廠
定遠之苴羌鐵廠仍應照額徵課無庸置議外查
呈貢之黃土坡昆陽之子母營羅次之花箐尋甸

之迄曲里建水之魯苴冲老鶴塘石屏之飛角甸
路南之泰來廣通之火把箐定遠之大福山和曲
之白露順寧之老陰坡俱有銅廠易門之新舊縣
馬龍之紅路口尋甸之白土坡石屏之龍朋里路
南之小水并陸涼之三山大姚之小東界武定之
只苴馬鹿塘蒙化之西窑俱有鐵廠羅平之塊澤
河建水之清水溝姚安之三尖山俱有鉛廠尋甸
之歪冲建水之黃毛嶺判山廣通之廣運南安之

戈孟石羊趙州之觀音山雲南之梁王山鶴慶之
玉絲順寧之遮賴俱有銀廠鶴慶之南北衙金沙
江則有金銀廠或封閉有年或逆占既開尋復荒
廢目今固米珠薪桂用力為艱然有此自然之利
而終棄之良可惜也宜請專責臨元洱海永昌三
道各按所屬親行察驗分別某廠可開某處廠不
可開報部存案一面廣示招徠或本地殷實有力
之家或富商大賈悉聽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

分仍委廉幹官監收務絕額外誅求額內侵隱之
弊凡有司招商開礦得稅一萬兩者准其優陞開
礦商民上稅三千至五千兩者酌量給與頂帶使
知鼓勵又嚴禁別開官硐嚴禁勢豪霸奪民硐
斯商民樂於趨事而成効速矣蓋官開則必派取
民夫民開則自雇覓礦夫民夫各有本業或力不
能深入礦硐往往半途而廢且恐派夫擾民

朝廷未見其利而地方先見其害也若礦夫多係游

手無籍有臂力而無衣食之人彼知利不專於官而與民共之未有不趨赴如市者礦夫既集礦稅自盈且予此輩以逐利之途而漸息其非為之念是以理財而兼弭盜之一法也一莊田宜變價也故明沐氏世鎮滇省置買莊田厥後沐氏淪亡凡據滇者必貪之以為利

本朝開滇之始撥給逆藩遂致地為藩莊民為藩役藏奸納叛有由來矣既奉

旨悉歸有司給民耕種將數百年來之錮弊一旦掃除
人心共快然而民賦之外另徵莊租則莊之名猶
未革也查各莊額載籽粒原係折色銀兩自吳逆
暴斂每銀六錢徵米一石勒令運解民不堪命茲
已蒙

恩悉除弊政則歲入本自無多且小民一種莊田便屬
官家佃戶夫既非其已產安肯為久遠計乎臣查
各省廢藩莊田俱經變賣滇當更始之會尤宜照

例而行況滇人變亂數年多無恒產未有不喜於得業而勇於急公者也今撫臣見委道負按莊丈勘臣請俟勘明冊報之日

勅部速行變價按地則每畝可變銀四五錢至一兩有奇按糧則每石可變銀十兩至二十兩有奇各按等則而高下之令納價免租與民田一例辦糧當差永除莊田名色約可得銀數萬餘兩其有逆中投入與賣入各莊之產一趨逆勢一受逆價既入

莊田即係官田但除霸占者還民其餘應一體變價以佐軍需凡此所變價銀仍請酌量留滇永作錢本是固非一時之利而善後之長策也一荒地宜屯墾也屯田之法一以增賦一以節餉利莫大焉其在今日格而未行者以官兵防禦地方無分身畎畝之術耳惟是滇居天末地方所出幾何聚數萬之兵以取給於民則物力之贏絀不齊也天時之豐歉難定也自非豫為之備其勢不可以久

且滇之物價無不與內地相什伯兵丁一月之餉尚不敷半月之需一人之糧豈能贍父母妻子數人之口窮愁日久必氣阻而心離夫豈邊境之福哉臣是以鯁鯁為慮亟請屯墾者非必如故明之分別衛所聚屯而居有事則荷戈無事則秉耒也查兵丁之有父兄子弟餘丁者十常五六請將附近各鎮協營無主荒田按實有父兄子弟餘丁之兵每名酌給十畝或二十畝臣會同撫提臣督率

鎮將營弁設法借給牛種聽其父子兄弟餘丁及時開墾漸圖收穫以贍其家俾在伍者無俯仰之憂有田園之戀斯兵心固而邊備無虞矣三年之後仍照民例起科應納條銀抵充月餉應輸夏秋二稅抵給月糧計所省糧餉實多而於操練征防仍無貽誤其間或有死亡事故即擇其同伍之殷實者頂種註冊毋使拋荒稍俟

國用既充民門生聚既廣前項所墾田賦悉歸有司

或准永遠作營田歲抵額餉均有裨益至於投誠
兵丁安插為民者既鮮恒業迄無生理徒置之不
兵不農之間求其翻然為善也得乎宜令有司量
撥荒田給令墾種為業起科之後編入里甲承辦
糧差將見賦額日增奸回日化是又一舉而兩利
存焉者也以上四事有益於

國家無損於民滇之言興利者率不外此仰冀
聖明採擇下令舉行則滇餉漸充而邊疆永賴矣

籌滇第五疏 酌安插

蔡毓榮

頃准部行凡逆屬真正家僕舊人俱撤回其滇省別省投靠之人釋放為民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即古聖王泣罪祝網之仁不是過矣若投誠副將以上無分新舊悉令進京叅將以下亦無分新舊安插四省者以彼為逆賊濟惡之人務使離逆賊舊踞之地斯根株靖而萌蘖不復生矣臣思投誠副將以上偽總兵等亦既犯順有年

皇上不殺而遷置之固其厚幸即偽參將以下凡係領兵助逆者既獲更生之樂何辭易地之難自當逐一清查分別起發無容置議矣惟是偽參游都守之中有外省客民阻留邊境賊執其人籍其貲給一偽劄羈縻之者有土著居民為賊按戶抽兵尋復按兵給劄而籠絡之者更有偽將軍總兵副將當賊兵潰散之後未便子身投誠遂不論是兵是民坐給一劄倉皇投報希邀率衆反正之功者凡

此偽劄實係虛名既非領兵助逆之徒或並未嘗
食賊糧充賊伍今乃與領兵助逆之輩一槩驅而
去之似非

皇上矜全之至意也臣查此輩或有丁徭田賦見需供
辦不便虛懸或有廬墓家園無從變鬻不甘委
棄或有父母妻子未能攜帶不忍分離將使有家
之人悉變而為無籍之人豈地方之福乎又或無
衣無食不保朝暮或衰老殘廢不遠死亡一涉長

途殆無生理是既生之而復死之也自奉遷移之
令紛紛泣愬各鎮協營屢屢具詳即撫提臣亦目
覩情形咨臣區畫臣思桀犬可以吠堯況本非逆
賊之爪牙均係

朝廷之赤子亦何足為滇患而必使滇之戶口加少
為哉且邊疆初復亟宜安定人心乃數月來人心
皇皇俱以迫於遣發遂成展轉逃竄又或遣發之
後乘閒兔爰以致官差四出捕亡騷然靡有寧宇

啓番夷之窺伺滋山箐之叢奸尤當亟議變通以副

朝堂息事寧人之意者也臣請將偽叅將以下果曾
領兵助逆者仍陸續遣發以符四省安插之部行
其查明偽給虛銜妻未領兵助逆及虛加偽游都
守實管偽千把總事者取具各鎮協營保結存案
俱照偽千把總之例免其遷移以符雲南所立新
人准其為民之

廷議此輩居滇日久深識地理習知夷性置之行伍
可以控苗蠻誰無鄉黨各有室家安於田里可以
供賦役其有客民自願還鄉者給以印照聽其回
籍事竣之日造冊送部查考既以止目前之紛擾
仍無貽日後之隱憂矣

籌滇第六疏

收軍器

蔡毓榮

滇省賊遺砲位藥鉛硝磺一切器械俱經查收
題報見在分撥各標營為守禦之需即投誠兵丁帶

歸原伍什物亦已行據各標營冊報入額矣其自
標營而外無分漢土自宜盡銷兵革馴致太平而
臣竊鰓鰓為慮者痛定思痛之民非必勇於賣刀
買犢留一不仁之器即為強凌衆暴之階脫遇年
飢彼且有所挾而易於為盜此其一也逆中先後
潰散投誠冊內無名與投誠而自願歸農之兵豈
無原給賊械未必盡行投繳其留之不無叵測或
私賣夷地則益長其兇頑此其一也土人讐殺成

風所恃者標弩環刀已耳然且出入必以自隨乘閒輒行搶掠大為民害自吳逆構叛悉徵土兵給與軍器及各項火器甚多土人得未曾有獷悍益甚其潰奔也各各帶歸夷穴投誠之後曾無一繳至軍前者未奪其逞兇之具何以盡消其不軌之心此又其一也臣諮諏所及衆論僉同已通行臣屬之文武衙門曉諭各軍民互相稽查自行首報並通飭各土司及各投誠偽土將軍土總兵等一

體清查然而衆志難齊吏情多詐猶恐涓涓不塞
漸成江河若復徹底揆求又慮地方驚擾合無亟
請

嚴綸誥誠使知儆惕并祈

勅部酌頒嚴例務俾漢土同遵臣非不知私藏軍器之

條律文甚晰但邊疆初復自與承平內地不同亟
宜思患豫防尤貴因時立法嗣後民藏兵器與非
兵而擅帶兵器行走者俱以賊論漢人私賣兵器

及硝磺鉛觔與夷人者以通賊論各土司私藏軍器火器不即投繳者罪亦如之其有私造軍器火器並擅差舍把出境私買硝磺鉛觔及見成軍器火器者以謀叛論

奏請勦除滇黔一例而行仍責成該管鎮道府不時稽查按季取結存案一有失察嚴加處分如是則兇器既除雄心自息一以弭盜患一以遏亂萌久安長治道不外此

籌滇第七疏

議捐輸

蔡毓榮

臣聞積貯者天下之大命況滇省山多田少一歲之穫僅供一歲之需民鮮蓋藏官無餘積雖界運黔蜀粵西三省而水不通舟山不通車從無告糴鄰封借資商販之事一遇軍需緊急則挖求易盡接濟為艱或罹水旱災傷則內之無可挖求外之無從接濟兵與民皆坐困而始歎補救之難晚矣自非豫為之防其何以有備而無患故講求積貯

之法惟滇省為尤亟也臣受事以來惟以積穀重
農日與吏民孜孜勸誡而流亡未盡復業田地尚
多拋荒小民方汲汲為旦夕之謀豈能遽餘三九
之蓄即今倣常平義倉故事嚴督有司實心舉行
柰無素封之家可以勸輸無有力之人可以贖罪
有司又以官貧穀貴告苦告艱雖勉力奉公其捐
積不過三五石十數石而止何補於籌滇之萬一
哉自古王道無近功是必行之三五年而後可責

其成效目下亟需積貯用備不虞專恃此則空虛姑待之則迂緩甚矣臣查

國家未用兵之先各省恤災修城曾開捐輸事例事竣即行停止總在因時制宜非一止而不可復行者也即用兵時各案事例所以亟議停止者謂四方既經底定不復需餉緊急揆之時勢宜停且納粟而拜官而還職而遷秩者實繁有徒名器不容冒濫揆之事理又宜停耳若生員俊秀捐納監生

固係承平舊例監生捐納而免其坐監免其考職則事例儘有可行之條一案當日

廷臣條議原非僅為一時利便之謀至見任官貢捐納加級紀錄或遇因公受過准其抵銷均有裨乎公家實無傷於政體其他可行之款正復不一今滇省倉廩未實府庫未充欲使初定兵民有恃無恐莫如酌開事例早裕邊儲合請

勅部於先後諸例之中擇其條款之可行者酌為滇南

定例亟賜頒行惟是萬里遐荒米價數倍於他省而崇山峻嶺運送艱難故前此事例弘開惟滇省捐輸獨少必將各款應輸之數視往例酌減十之二三斯足鼓舞急公而收效自速但得捐輸米十萬石分貯兩迤郡邑之間每歲出陳易新無憂紅腐遇有征調本省額糧未敷則酌動以濟兵年飢則平糴以濟民如此三五年間緩急足恃稍俟民殷物阜更何憂積貯之難此在今日不可不加之

意也抑臣更有請者全滇郡邑城垣自罹兵燹率多倒塌誠恐外番生隙苗獠生奸亟宜壯我金湯用資守禦各屬屢請及時修葺勢難緩待者一也各鎮協營官兵舊有營房兵民不相雜處後悉將營房毀棄占住民房甚至城內有兵無民成何景象若不將制兵另行安插百姓終無棲止豈能復業則議建營房勢難緩待者又一也當此

國用浩繁瘡痍未起上靡公帑下借民力並難舉行

臣請將事例定為銀米兼輸米以備積貯之需銀以供修城之用誠為兩便其營房或令地方官捐造照例邀紀叙之恩庶廢墜舉而財不傷邊備修而民亦不擾矣

籌滇第八疏

弭野盜

蔡毓榮

滇省自恢復之後流亡漸集耕鑿方興從此謹邊防恤民隱馴致太平無難矣乃滇人猶竊竊為慮者以魯魁山野賊未除終非久安長治之策也夫

野賊之為滇患歷有年矣其初係新甯阿蒙土人
嘯聚窮山為盜因其來如猋犬去若飄風出沒不
常居止無定故名為野原非土人之外別有此種
野人及其嘯聚多年自成種類遂於土司之外另
有此種野賊其倚魯魁為狡窟者魯魁在萬山之
中跨連新甯蒙元景楚之界綿亘廣遠林深箐密
其內則新平新化元江易門硯嘉南安景東一帶
地方賊皆可入其外則車里普洱孟良鎮沅猛緬

交趾一帶地方賊皆可出故防之甚難而勦之亦不易也故明時流寇入滇沐氏勲莊之人趨附入山賊黨愈熾剽劫鄉村殺擄人口殆無虛日小民畏賊如虎相率納以保頭錢歲以為常保頭錢者保其不來劫殺耳自

本朝開闢滇南賊始稍稍斂戢然而索保未已警息時聞納保懼死於法不納保懼死於賊滇人無告之苦莫此為甚茲據南安州詳報康熙十年十月

野賊出劫本州郭三郎村經前督臣甘文焜具

題部覆賊係三百以上將地方文武官處分後有緩
征務在獲醜之語因定期於十一年秋進勦是時
兵權悉在吳逆包藏禍心養寇自重詭言蒙番入
犯調兵北勝將此案俟之來年及來年叛作而勦
之說遂寢今滇省雖無案可考而從前野賊情形
可槩見矣迨吳逆既叛郭壯圖雖授賊首勒昂為
偽守備尋與改名楊宗周尋復授為兩新偽忠順

營副將而以其頭目普為善李尚義方從化為偽都司每年按季額納皮盔銀兩縱賊四出每村給一木刻派定保頭銀十數兩二三十兩不等豬羊雞酒索取無厭稍有不遂刼殺從之於是流離之民暨相近野賊之民樂於附賊為盜八年之久招集亡命愈多全滇各府州縣村莊聽其索保者十之八九至康熙二十年二月大兵入境逆賊潰散野賊乘機肆行搶掠凡兩逆之男婦子女耕牛羸

馬財物擄入賊巢無算仍將人口勒銀取贖其在
逆中之流毒如此及大兵已抵雲南城下楊宗周
乃呈繳偽印偽劄普為善李尚義方從化亦各呈
繳偽劄遣人投誠大將軍貝子因換給楊宗周兩
新土副將銜劄普為善等各給土都司銜劄令其
約束夷衆督辦兩新年額錢糧一年以來亦既震
懾於

天威而罔有越志矣然而賊情難料後患宜防故為籌

滇計者多不主撫而主勦謂撫乃目前之便安勦則一勞而永逸也臣思勦則必遣土司督土人嚮導前驅遏絕後路以彼習知地理度山穿箐較捷便於制兵而制兵出邊隘分防尤必慎簡精銳方可直搗賊穴今各土司新經歸附衆志未齊制兵多係投誠及新募之人方在訓練未便輕舉又滇省飛芻輓粟已久止民力殫敝之時稍息殘黎徐圖辦賊非失計也且彼方革面輸糧無復為非之

事而我以懲前毖後頓興問罪之師似非

朝廷昭示遐荒信服蠻貊之意臣復咨撫提臣會議

與臣所見畧同已行臨元楚雄二鎮臣暨元江新

習等營將備按野賊出入隘口分佈設防使懾於

兵威而不敢復逞臣更開誠布公諄諄告戒飭令

洗心滌慮安分守法據報逆中竄入之徒悉已解

散回籍從前被擄未回人口亦經陸續查出逐一

開報送交新平收養諭令難民認領寧家是彼既

無跋扈之形我不妨暫為籠絡之計稍俟一二年間土人情志已孚我兵訓練已熟彼果回心向化則莫非

天家赤子可以不事征誅如其故智復萌一有蠢動容臣一面

題報一面調集土司選撥官兵分道進討奪其巢穴斬其根株仍擇其可以駐兵之處移兵坐鎮永除後患是則久安長治之策也

籌滇第九疏 敦實政

蔡毓榮

滇省界在邊荒南離兵燹迫非承平內地可以優游坐理之時一切整頓地方撫綏民生務以實心而行實政如其因循苟且粉飾太平非

皇上責理於臣與臣率屬以報

皇上之至意也自受事數月以來周諮利病悉心興除總期上下一心勤求治理無如官斯土者或緣瘡癩易侵接踵報故是以荒殘難起觸目灰心率多

旦夕求去之思否則守邊俸為待遷之計滇吏之
實圖有造於滇者幾人哉是非申嚴課績之條特
著考成之令大加振刷逐事講求未易起積墮而
成長治也夫所謂實政者一在復丁田前此死徙
人丁拋荒田地業據勘明

題報矣使徒覲蠲除之令不為補救之謀長此土曠
人稀成何景象又或侈語招徠而漫無安撫捏申
開墾而攤派色賠從何時得庶且富耶則所以關

榛蕪謀生聚者之行宜亟也一在廣樹畜滇人
既幸更生而無以謀生其勢不可以久務因時地
之利為開衣食之源今以無主荒山勸民種樹近
郊隙地給令灌園但使瓜壺棗栗之微各得其養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安在絀之不為贏而剥
之不易復耶則所以課種植稽畜牧者之行宜
亟也一在裕積儲滇在萬山之中產米無多運糧
未便臣前疏請開捐事例用實倉廩亦以官兵交

瘁之區常平義倉雖經修舉未能責效於旦夕耳
然使以常平義倉為故事而虛報捐積塞責一時
又或不知貴粟重農馴致耕三餘九何以有備而
無患耶則所以勸積穀實邊儲者之力行宜亟也
一在興教化滇人陷溺數年所習見者皆滅理亂
常之事幾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矣今既如長夜
之復旦反經定志全在此時臣已飭行有司各設
義學教其子弟各以朔望講約闡揚

聖諭以感動其天良各選年高有德之人給以月廩風
示鄉里但人情率始勤而終怠其或作輟不常安
能久道化成而保民無邪慝耶則所以革民心興
民行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嚴保甲滇當反正之
初逃兵逃人暨逆藩舊人之竄伏者正復不少臣
前疏請責土司稽查之法業蒙

睿鑒允行尤須嚴督有司肅清內地但使深山窮谷城
市鄉村無一脫漏牌甲之人自無一容留奸宄之

地特恐奉行不善反以編設擾民又或徇編設之名一報冊結便為了事漫無督察是有治法無治人其能以虛文收實效耶則所以清逋逃弭盜賊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通商賈滇南道路險遠舟車不通商賈罕至吳逆時游棍夤充稅官市棍夤充巡役物無大小地無遠近或一地而兩稅或二三十里一稅到處掇求甚於截刼操奇贏者裹足不前有由然矣今蒙

思悉除弊政臣已嚴檄所司悉照經制額稅徵收其餘
痛加禁革仍申嚴塘汛毋許借名盤詰陰肆誅求
并會飭滿漢官兵毋容短價強買然而市廛未集
百貨未通一粟一絲其價皆什倍於他省軍民困
苦長此安窮誠使有司加意招徠多方撫恤悉剔
稅中之弊永除額外之徵安在日中熙攘之風不
可復見於天末耶則所以清關市鼓悅來者之力
行宜亟也一在崇節儉仕途之奢儉吏道之清濁

係焉儉或不致於大貪奢則未能有小廉者也自
吳逆剝民之財逞已之慾其屬共溺於膏梁文繡
鬪其驕侈釀成僭亂是奢儉尤關於治忽明矣今
滇吏萬里之官以裘敝金盡之身當土瘠民貧之
地非守已如寒儒而欲保其為良吏得乎夫人無
兩用之心豈有一心於聲色貨利而又能一心於
官守民依者臣常誠諭庶司約口腹習浣敝減騶
從絕饋遺止宴游屏玩好固已懲紈袴之習遏佚

豫之萌矣然人情率易放而難收安必勉然者之
幾於自然長以官瘠為民肥之地耶則所以惜物
力砥官方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除雜派雜派之
禁率土同遵獨滇吏恃在邊圉罔思顧畏滇民惟
知陋例習以為常故往日各地方有當月里長有
值日里長凡有司日用心紅紙張油燭柴炭一切
供應食物及答應往來差使慶賀節令生辰皆取
給焉乃至各衙門雇募胥役取用夫匠無一不派

諸里甲又有上司各行有司採買雞豬牛羊米豆
布疋細及檳榔蔬果之類有司指一派十短價剝
民民之痛切難支莫此為甚臣已痛加禁革有犯
必行糾叅然而耳目難周法久易玩非藉賢有司
共凜

國法實體民艱又安能弊絕風清以養地方之元氣
耶則所以守禁令蠲科斂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
恤無告鰥寡孤獨王政攸先況以全滇湯火遺黎

復遭潰賊殺擄疫癘流行之慘或父兄盡歿幼而無依或子女皆亡老而無養或失其婦或喪其夫甚有一戶族而僅存孤寡一二人一村屯而止遺婦女老幼十數口者仳離號泣之狀不忍見聞臣雖倡率有司量行賑恤然而壺餐之德曾不終朝使地方官無同其憂患之心無曲為生全之法此芘芘而待斃者將安恃耶則所以續民命回天和者之力行宜亟也一在止濫差州縣差人下鄉上

司差人下州縣等一害也夫錢糧案件各有限期
軍民如或抗違有司何難申究有司如或遲悞司
道府豈憚揭叅而必恃差催以佐其風力乎況滇
省陋例督撫衙門負役竟得與有司分庭抗禮司
道亦擅設承差公然凌厲有司一奉差牌索人夫
索供應索規禮甚至咆哮公堂鎖拷經承谿壑既
饜取一圓文銷差而已曾何裨於公事徒有害於
官民臣於受事之初即已嚴行禁止仍設稽差印

簿令地方官按季登報積弊漸除然非奉行之官
各以息事寧人為念行之既久保無陽奉陰違及
其事發而後處分隨之地方之騷騷已甚矣則所
以省差催息民害者之力行宜亟也凡此十事在
腹地或視為迂緩在邊疆則最為亟切臣既董勸
兼行正各官黽勉從事之時非請

天語特頒何以發其震動恪恭之氣即其間已有通行
定例尤必請部行申飭特示勸懲凡邊俸已滿二

年即按十事考其實蹟果其田疇既闢戶口既
增樹畜既蕃積儲既裕化民成俗靖盜弭奸市肆
殷盈奢侈不作正供之外纖悉皆除無告之民全
活甚衆官差足跡終歲不及州縣鄉村是為真正
循良督撫臣查明奏

聞部臣核實請

旨優陞以示鼓勵如其以十事為具文閱二年之久而
迄無成效亦聽督撫臣

題報分別處分斯邊吏爭自濯磨共勉於實心實政而殘疆自此起色矣

籌滇第十疏 舉廢陞

蔡毓榮

竊照殘疆初復必其百廢具舉而後庶績咸熙臣前疏捐修城垣捐造營房之請俱從整理地方起見見准部覆遵行乃更有定制久湮關乎治政之大亟宜修復者又有原無定制易於病民與雖有定制不可以久急宜斟酌變通以免廢陞者敢縷

悉為

皇上陳之如郡邑之有學宮所以興賢育才至重也滇
自吳逆毀棄

先賢瀆亂宮牆飲馬泮池屯軍

文廟八年之久僅存斷瓦頽垣已耳重以潰賊四奔
所至焚燬其在圍城之內則又半為析薪今自省
會以迄府州縣衛學宮在在皆廢當此大告武成
之後正

皇上誕敷文德之時若復聽其荼蕪不為整頓非所以
昭示遐荒振揚聲教也臣雖勉力捐貲倡率大小
各官以及地方紳士共圖修葺然而物力凋敝甚
費經營豈竊恐未易觀成遽難經始自必特行鼓勵
之典使各出其好義終事之誠夫乃羣力畢趨而
成功自速合無請

勅部議如地方官有能獨任興修勿煩旁助勿動民力
捐銀一千兩以上果於一年之內煥然重新者及

大小各官捐助銀一百兩以上作何分別叙錄頒
示遵行仍俟通省告成將各捐修數目職名動用
工料價值核實

題報斯文治重光而太平有象矣如官僚之有衙署
所以臨民出政至重也滇自吳逆移駐之初省城
大小衙門悉被逆屬占為私第將奉

命而臨茲土者驅之城外僦居闕廂失蠻貊之觀瞻毀
朝廷之體制莫此為甚今恢復之後城內衙門基址

茫然無可追尋臣與撫臣暨各文武官弁不得不
住賊遺房屋為一時權便之計然衙門之規制未
備殊礙關防僚屬之居處既分恐荒職掌倉廩監
獄不能附近未便稽查如有苟且因循非

聖明百度維新之至意也惟是瘡痍未起財用未充勦
建之難又非目前所敢輕議臣思賊遺房屋業經
撫臣造冊報部例應變價入官但滇省必無承買
之人有司更無求售之法與其日久傾廢何如酌

撥為衙門之兩便乎如蒙

睿鑒允行除逆藩偽府外容

臣

與撫臣酌量大小從公

分撥聽各官自行捐資修改永作衙署餘者徐圖

變價分晰報核斯勅建不煩而規模永定矣凡此

二事

臣

所謂定制久湮關乎政治之大亟宜修復

者也若夫通省稅糧既有成額其間本色折色起

運存留應有定制乃全書開載則有九錢一石七

錢一石及五六錢一石不等之例謂係本色則既

分列銀數於米數之上謂係折色則又仍列米數
於銀數之下本折似無一定官吏因以作奸米賤
則徵折米貴則徵本罔上行私有由然矣况稅糧
歲額無多不過以本地之糧供本地之兵故從無
起運之累前此大兵進勦責令隨地運供事出權
宜故不敢自惜其力今底定之後留滇大兵暨督
撫兩標官兵并駐會城一郡之米不敷一歲之用
不得不令兩迤各郡運省接支然各郡同一額糧

誰宜留給鎮營誰宜輓輸協濟民間謂非成例告
苦告免率藉口於勞逸不均而派撥之間吏胥尤
易於操縱臣所謂原無定制易於病民者此也合
請

勅部按滇省全書九錢七錢等米三錢二錢等麥確定
本色折色行臣曉諭各屬軍民以杜有司私擅改
徵之弊仍請

勅下撫臣按通省制營歲需兵糧若干將各鎮營同

城及附近二三百里內稅糧照數撥給餘米及不
係官兵駐劄並與營鎮寫遠地方之米每歲照省
城時價報明戶部改徵折色解省專責糧道就近
買米供支大兵以免殘黎遠運之苦先將派定撥
給折解數目造冊報部著為定例或俟大兵全撤
之後將折解者仍徵本色聽各屬貯倉以備邊儲
再俟二三年倉廩既盈永行折解充餉斯

國計民生兩有攸賴矣又如站夫工食各省雖或多

寡不等要在足糊其口長養在站應差偶有逃亡
截曠募補法至善也滇省非民稠之地別無應募
充夫之人往例悉由里民派出赴站而食用之貴
常數倍於他省故里民幫貼之費亦往往數倍於
工食夫役之為民病也久矣今兵燹之後募夫尤
難里民多衣食未充更無幫貼站夫之力是必一
夫之工食足以贍一夫而後上不悞公下不累民
乃自省城以至平彝各堡所有額設工食每夫止

日給銀三分不足買米一倉升以彼背負肩擡櫛
風沐雨度山越嶺尚不謀終日之飽豈遑顧及妻
孥此往彼來蹙額相望勢必夫逃站倒岌岌堪虞
臣所謂雖有定制不可以久者此也合請

勅部俯鑒時艱大破成例酌量增給各夫工食斯用其
筋骨不致肌其體膚所費無多而所全於民命者
大矣至黔省站夫其困苦視滇尤甚今每名每日
止給食米一升草鞋銀一分五釐并祈一例酌增

永著為例是尤黔民疾痛呼天延頸以待者也

分定增兵疏

蔡毓榮

看得滇省邊徼兵力單薄仰荷

廟謨准增兵六千九百名或於緊要營汛內兼併或另
立營汛防守誠措置金湯奠安磐石之碩畫也

臣

凜遵

成命密咨會商雲南撫提去後今准撫臣王繼文提臣
桑格各咨覆到

臣

咸稱逐汛添兵零星分散兵力

仍屬單薄莫若斟酌緩急審度控制使蠻苗衆類不能測其一定之用是積威控遠之法議照舊時援勦四鎮之例量設援勦二營於四應之地駐劄無事則養威訓練有事則隨處策應是部議所謂另立營汛防守也提標官兵駐劄大理緊接鶴麗鄰近金江實屬扼要且控制通省責任重大不拘何處有事即當發兵翦除三營將卒不敷調遣應仍設前後二營鶴麗鎮尤為極邊重地緊接蒙番

應添設中營再添兵六百名為今日之先務此部
議所謂緊要營汛內兼併也撫標之兵亦屬單少
等因前來臣覆加籌酌滇隅要隘環連數千里非
逼鄰外國即控馭蠻方若以准增之兵零星均布
則勢分力弱非扼要制勝之策撫提二臣所議允
協機宜惟援勦四鎮舊係總兵今當節省之日不
便仍設總兵應設援勦左右二協每協分為二營
設副將一員游擊二員守備二員千總四員把總

八員兵二千名以左協駐尋甸州右協駐省城用
供迤東緩急策應則防守者各得其汛可無調遣
之憂而四應者另有勁旅可收電擊之效矣提臣
駐劄大理獨當一面三營官兵實屬襟肘應仍復
設前後二營每營照設游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
二員把總四員兵一千名足其五營之數則迤西
緩急可資策應而鶴麗騰永一帶皆可壯其聲勢
矣鶴麗一鎮為第一要隘見設制兵雖如鎮額然

止左右二營勢力輕弱今應添設中營增中軍兼
管中營游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
增兵六百名共成三千之數則沿江隘汛可資防
維矣撫臣制居省會與臣同城然臣總制兩省緩
急有當躬行之處撫臣即膺居守之責見設兵一
千五百名難藉防禦應增兵三百名將弁仍舊則
思患豫防之計均有攸賴矣此臣等僅就准增兵
六千九百名議設議併量為居重馭輕之法若照

邊隘均攤增置則此兵未足以敷分布也營制既定除應用副游守各官甄選才技優長人地相宜之員另疏保

題千把各官一面委補任事併所需馬匹甲械亦俟另疏請項製備外兵丁祇遵部議招募其募得兵丁各以收伍之日開支糧餉使獲養贍而供操防至於撫提二標鶴麗鎮標所增兵丁馬步戰守各照該營制額其援勦二協非株守一隅之師祈

恩全准戰兵馬三步七庶營制雄整而呼吸可資實用
臣從封疆起見非敢故為破例之請也

請移援協駐防疏

總督 范承勲 奉天

看得滇南界居荒服苗獠雜處在在需兵經前督
臣蔡毓榮密

題於准增兵六千九百名數內設立援勦左右兩協
每協兵二千名以左協駐尋甸州右協駐省城用
供迤東緩急策應欽奉

俞旨遵行在案臣到任以來悉心籌畫相度形勢即檄行雲南布政使李世昌按察使蔣寅確查詳報復與撫臣王繼文新任提督臣萬正色面加商確查迤東一帶有曲靖府屬之羅平州與黔省之普安安籠等處粵省之西隆州地方接壤界連三省夷藪逋逃走險最為要隘雖設有廣羅一協駐劄羅平分防羅平廣西師宗彌勒等汛廣南一營駐劄廣南府分防廣南廣西等汛然而山箐叢雜苗猺

黔悍地廣汎多不足分佈且臣有兩省封疆責任
黔省為滇中上游要害各種苗類不馴更覺兵單
滇省既設有援勦營制似宜以控制策應為務今
議將右協駐省官兵二千名移駐羅平州分兵防
汎其原駐羅平之廣羅協副將帶領官兵酌量移
駐廣西府與廣南營互相掎角添設分防各處險
汎既可聯絡黔鎮兼能控扼粵隘庶乎遠近得宜
指臂易使而此兵不為徒設矣再查左協官兵二

千名既照原

題駐劄尋甸其曲尋一鎮汎居大道界接川黔之東
川威寧逼處猱穴應將該鎮原分駐尋甸州官兵
撤回酌撥川黔交界緊要汎地加添防守則滇省
西北庶無兵單之虞而巖疆可以鞏固矣再查兩
協原係援勦戰兵不應有戍守之責然見駐地方
烏容優游膜視其羅平尋甸兩處州城內外汎防
應責令分汎專管如或別有緩急調遣仍照舊制

責成合併聲明

土吏歸誠懇請授職疏

范承勳

看得滇省地處極邊苗獠錯雜其有在全滇之中而山勢險遠林箐深密為滇民腹心之患者則有魯魁一山其地接壤千里內包各種夷獠多屬化外之人號為野賊不知始自何年見今夷目則土名勒昂而改名楊宗周也此輩嘯聚窮山招集亡命乘機搶掠并索取近山保頭錢議勦則潛避無

跡稍懈則復行竊發已非一日矣經前督臣蔡毓榮於籌漠疏內

題明部議作何撫勦不致滋蔓聽伊酌行在案臣到任以來凜奉

嚴綸撫恤土司毋容擾害屢次宣布我

皇上威德於聲教未迄之地因遣土弁李踢雷等持諭入山招撫而楊宗周等既畏

威靈震疊又感

聖化懷柔遂遣目具呈情願傾心向化輸誠并籍所有
把守口岸目兵分晰造冊齎投前來臣見其意雖
在自新但招撫事關重大一面批行雲南司道詳
查確議一面與撫臣石琳提臣萬正色等公同會
議遣委臣標左營游擊莊一虎臨安府知府黃明
及臨元鎮臣馬山會委中軍游擊郭玉明協同於
十月二十一日前至新平縣地方招撫楊宗周率
領夷目普為善方從化李尚義等及各大小目兵

數千人來迎稽顙聽命歡聲雷動宗周照夷俗斫
雞向天立誓據譯供稱情願真心改惡從善嚴戢
土人不許出沒為非及再取保頭錢并願與

朝廷出力拒守口岸等語取有甘結在案該府將隨
帶捐備銀牌綢緞等物頒犒大小夷目訖茲據布
政使李世昌等會詳稱魯魁夷獠性頑種別從來
不入版圖今宗周等遠慕

聖化相率投誠環跪誓天刑牲表信一切緝盜安夷保

固隘口悉任擔承具結投報應請量授世襲微職
以昭鼓勵楊宗周合無授以土縣丞普為善方從
化李尚義合無授以土巡檢之職前來臣復批駁
確議且令恪遵

本朝制度照各土司一例剃髮驗明取結具報後據
詳稱行府轉行新平縣親到宗周所轄地方傳諭
目民一齊剃髮望

闕謝恩訖具結詳覆無異臣思魯魁野賊議勦議撫

迄無定畫今宗周等果肯革心向化俾數百年未靖之孽一旦消弭數郡縣耕鑿之民得以安堵是皆我

皇上天威遐邇以致窮荒不毛之裔効命恐後也查魯魁鄰近臨屬新平縣界應否將楊宗周量授以新平縣土縣丞普為善原住了味地方在新平縣界方從化原住結白地方在元江府界李尚義原住楊武壩地方在新平縣界各有隘口責任應否量

授各地方名色土巡檢之職仍予世襲統隸附近
有司俾土蠻世服厥職各有子孫繫念咸知慎惜
名器不肯復蹈前非是亦羈縻遠夷之一道也惟
是夷獠情性無恒目前雖已重誓剃髮歸誠往後
倘有跳梁越分臣等仍當整勵兵馬嚴加防範不
以今日之請授微員而敢弛日後之備禦也至宗
周等所住地方確查委係深山窮谷並無平坦之
處可以建設城池其夷目土兵把守要隘亦聽自

行開墾瘠薄山地刀耕火種以資養贍免其開報
稅糧合併聲明

軍糧豁免萬姓歡呼疏

范承勲

恭惟我

皇上秉聖神濬哲之德敷唐虞恭己之化永清大定府
庫充盈念以天下為家兆民如子比年以來需發
皇恩蠲免直省錢糧至數十餘萬考從古帝王蠲租賑
恤之典未有盛於我

皇上者也

厚澤深仁四海九州罔不淪肌浹髓即雲南一省僻處遐荒軍屯之賦倍重於民其歷年逋欠原屬正供但以額重民貧地土多有拋荒以致上納愆期故臣於署撫篆時止請分年帶徵未敢邀恩望外孰意

上諭特傳將康熙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七年拖欠軍屯銀米盡行豁免而且上厯

宸衷軫念遠民邇年供億之勤勞歷載運送之況瘁

恩綸渙發臣等立速欽遵星夜刊刻宣布頒發遠近闔

省軍屯百姓扶老攜幼望

闕焚香叩首感激

皇上隆恩真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伏願

寶厯與

天并永

聖躬萬壽無疆俾此荒服編氓相率招徠復業生生世

世竭力辦賦當差報答

皇恩萬口同聲無異既據各府州縣申據該司轉詳前來臣等見民情如此踴躍感激不敢不據以入

告

進呈編輯全書疏

巡撫石琳奉天

臣看得全書上關

國課下係民生奉

旨令詳察細閱有無應行更改增刪明白確議具奏仰

見我

皇上愛民為念四海為家誠恐沿習既久有不便於民之處更改增刪為萬世不易之章程也臣安敢不兢兢矢慎以仰副

宸衷惟是滇南僻處邊陲禹貢列諸要荒之服宋祖棄諸玉斧之外我

朝定鼎無遠弗届自順治十七年歸入版籍其賦役大概準諸明朝之制而因襲之後因吳逆鎮滇剛

懷自用擁兵加賦以致民不堪命今幸

聖政維新重覩天日

臣接部咨行司道府會議前來臣

又採訪輿情考稽舊籍其亟應議減刪除者有八
馬一全滇屯官田畝之糧過重宜減也按明初沐
氏鎮滇置設衛所將三分軍為差操七分軍為屯
田即徵租以養軍又有名為官田者給指揮等官
為俸食聽其招佃收租計官屯田地每畝科租自
二斗至四五斗不等較民賦之每畝三四合至五

六七八升不等者則十數倍矣蓋當年以軍養軍
原非上倉糧米猶之佃民之納租於田主也迨我
朝開漠以來兵威震疊將明時指揮等官裁為廢弁
軍餘改為編民其時吳逆暗握邊權按昔日之租
額改為正供之糧額相沿至今積逋愈多每年業
將未完分數職名疊次冊報

題叅降革罰俸勒限嚴催在案計自康熙二十一年
起至二十六年止新舊帶徵共計未完丁折銀六

萬二千九百八十餘兩未完米麥穀豆一十三萬
四千五百七十餘石差撤交催法盡計窮究竟完
報無幾豈真官吏罷玩軍餘抗逋者乎總緣屯官
田地與民田接壤相攙其地利高下天時雨澤人
力播種事勢皆同而糧賦輕重各異况雲南原係
山土瘠薄之區刀耕火種之地較之蘇松膏腴田
地所稱財賦半天下者額重亦不至此大為官民
交困今議將新舊裁併屯賦錢糧除草場地租馬

場人丁學租照舊徵收外其實在田地照分歸州
縣民賦上則例起科計實徵銀一萬九千四百九
十三兩零正耗米二萬三千七百二十一石零正
耗麥三千四百一十六石零於全書內更改者也
一黑白二井鹽課過重宜減也查全滇鹽政考內
鹽井有九除阿陋等六井年該課銀一萬六百四
十九兩三錢六分井小課少辦納猶易不議外查
明時黑井額課二萬六千六百餘兩白井一萬五

百餘兩琅井二千四百餘兩此辦課之舊額也自
投誠偽總兵官史文開報黑井課銀九萬六千兩
每觔徵銀一分六釐白井課銀二萬八千五百六
十兩每觔徵銀八釐琅井課銀九千六百兩每觔
徵銀六釐此係明末亂時額外橫加較原額不啻
數倍矣滇之竈戶從井汲酒始方鍋煎其柴薪背
負肩挑人力工本所費既繁又復加以重課則竈
困矣行鹽之商率皆朝謀暮食之人非若淮浙巨

商挾重貨而行運也且駝運於崇山峻嶺腳價倍費豈能捐本而賤賣則鹽價貴而夷獮遂有經時不知鹽味者矣即如浙鹽課價上則每觔不及二釐下則不及釐許又如附近之川鹽每觔只完稅六毫八絲同一鹽課何與滇省之課輕重懸殊若此也又查山東福建四川貴州廣西等省雖省分大小不同鹽課多寡不一而滇省僻處天末環夷徧小之區不惟不能與小省之課同例而且倍多

於大省此滇民之甘心食淡地方官之不能督銷者職此故也今議以黑白二井照琅井每觔六釐之例黑井除減川額外歲徵銀三萬三千八百四十兩白井徵銀二萬一千四百二十兩琅井徵銀九千六百兩并阿陋等六井徵銀一萬六百四十九兩三錢六分共課銀七萬五千五百九兩三錢六分遇閏加銀六千二百九十二兩四錢四分零於全書內更定者也一開化府之加糧過重宜減

也按開化僻處萬山界連交岡猓夷環雜向隸臨
安府轄九土司中之王弄安南教化三長官司地
也明時分隸蒙自阿迷師宗維摩等州縣於康熙
四年土酋王朔等作叛吳逆勦平編為八里委署
臨安知府曹得爵勘丈額田七百五十九頃三十
五畝六分零不照民田科則每畝科米一斗六升
三合共科正耗米一萬二千八百石四斗五升三
合零載入全書查通省民糧惟河陽縣上則田每

畝徵米八升一合零為滇省最重糧額矣今開化
比河陽又加一倍昔年未設府以前在蒙自等州
縣每畝不過二三升及改府之後驟加如許同是
此項田地不過改州隸府何致今昔懸殊夷民苦
累今議將開化府錢糧除人丁條編差發課程商
稅等銀照舊徵收外其原額田酌量改照河陽縣
之例共徵本米六千二百一十三石八斗一升二
合一勺九抄每石仍帶耗三升於全書內更改者

也一元江府新增糧米過浮宜減也按元江舊置
土府地處極邊四面環夷種類迥別地皆崎嶇山
谷田畝免丈每年認辦米一千九百三十石二斗
一升零地畝銀二百二十兩一錢九分零附額徵
花斑竹差發二項共銀六百二十一兩一錢七分
零商稅銀三十五兩二錢自改建流府編為六里
其時官兵駐防糧運不繼吳逆遂令暫為設法於
額糧之外新增米四千七十石二斗一升零田錢

地講銀五千五十三兩二錢三分六釐茶商稅銀
一千六十四兩八錢普洱無耗秋米一千八十四
石浪媽等六寨地租銀二百八十五兩查元江屢
遭殘破之後筑筑子遺何能辦納驟加數倍之糧
遂致荒殘愈甚今議將該府夷糧除原額銀米商
稅照舊徵解外其新增銀米各減一半實徵新增
并原額米共四千五百六十五石二斗二升零地
講浪媽并原額差發等銀共四千六百一十兩四

錢九分零於全書內改正者也一通海縣吏糧及
南安州附徵裁併硿嘉縣條編宜減也查通海縣
六寨田地五十七頃七十二畝零額徵糧一百六
石五斗九升三合每石科銀三兩七錢六分有零
較該縣民賦實重二倍吏民困苦難堪今照議新
定民例科則實徵銀一百一十二兩六錢二分零
米八十三石二斗九升零麥二十三石三斗零以
昭畫一硿嘉縣原額田四十八頃八十八畝三分

零共徵秋糧一百三石五斗六升四合零每石編銀四兩二錢四分零共徵銀四百三十九兩三錢九分零較全滇之額固屬偏重今既歸南安州附徵應將硯嘉縣條糧照該州每糧一石編銀一兩四分零之例實徵條銀一百七兩六錢七分零米一百三石五斗六升四合零均應於全書內刪改者也一麗江土府失額銀米宜免也查麗江界連吐番古稱荒服原額米七百七十四石一斗三升

零麥一千六百三十九石五斗六升零地畝銀二百七十五兩三錢五分零外認納條編銀五百三十兩一錢後因蒙番出犯將該府所轄金沙江外中甸地方復佔其中甸等處額徵米一百四石六斗八升零麥四百五十八石五斗一升零已於康

熙十年

題豁免徵迨吳逆反叛又將金沙江以內喇普地方割送蒙番該秋糧二百石編銀六十六兩四錢三

分久經無徵該上官賠補將來賠累無窮且未便
將無地之糧仍載全書況中甸業經免徵則喇普
亦應援免今議應於全書內刪除者也一建水州
無藝之徵宜革除也查明時設臨元叅將一員將
日用等物派諸夷民計歲派村寨年例銀九十二
兩及子花檳榔核桃松子木耳乾笋麻子油月柴
每年變時價銀二百三十四兩四錢一分零又派
馬料八十石一斗零糕糧二石原非正供錢糧實

係私派橫徵因吳逆按查投誠知府范應旭呈報
邀功遂編入額豈可因仍陋弊今議應於全書內
刪豁禁革者也一無徵之場課宜豁也查新平縣
明直銀場易門縣老場銅廠自明至今開採年久
今苗斷礦絕商匠逃散課稅無徵官民賠累不堪
經臣援

詔具

題部議未允但礦廠非同田地有耕有穫錢糧易辦

此乃全憑造化有無難必令既硃老山空而課稅
不免節年俱係各官捐賠但年復一年焉知不派
累小民豈可以賠補之項刊載全書今議將新平
之明直場課銀三百三十兩九錢六分遇閏加銀
二十七兩五錢八分易門之銅課銀二兩老場爐
課銀二十一兩六錢一併於全書內除免者也以
上各款如屯賦之太重乃明時之相沿但時異勢
殊軍既為民衛所既併州縣而壓欠歲積官民交

累又加鹽課之過重商竈困於徵輸吏民苦於淡
食又如開化之加糧元江之新增乃吳逆邀功橫
徵麗江之喇普失額銀米係吳逆割送蒙番以及
建水之私派亦係吳逆按查貽累通海南安二州
縣之重糧又新平易門之明直老場荒廢賠課今
當更造全書

聖諭諄諄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此正邊境黎民猶解倒
懸之日也臣遵

旨會同經管錢糧諸臣再四叅酌敬陳各條恭候

聖裁以垂永久再照石羊等廠歲有額課但苗礦之有
無難期永遠今雖造報似未應列入全書仍照舊
每年將抽獲之課造冊報銷可也

請豁免加增鹽課疏

巡撫
再任王繼文見前

看得黑鹽井月增課銀二千兩向緣吳逆自秦入
滇官兵家口不下數十萬食鹽衆多行銷稍易
因而

題請加增原非行鹽舊額迨全滇恢復之後民多流散戶口寥寥課額虧欠難徵於康熙二十一年經

臣會疏具

題將月增課銀二千兩遵奉

俞旨減除今於奏銷康熙二十七年各鹽井課稅案內准到部文仍令將此項銀兩自二十九年照舊徵收查滇省自平定以來仰荷

皇恩遐播商民安享太平固已有年但逆屬家口盡行

起發投誠人員已經安插各省見今戶口所增無
幾食鹽甚少行銷實難見在月額銷鹽四十七萬
觔徵課七千八百餘兩尚苦歷年鹽壅課逋商受
催比官罹叅處歲不能免曾經前任撫臣石琳於
全書案內將課重價貴情由

題請照琅井課則議減在案今若將此項課銀照舊
增收則增課勢必增鹽鹽愈壅而有司無地疏銷
即仍不增鹽價愈貴而窮民益難買食商民滋累

較深各官徒受叅處

國課仍然虧欠究無裨益是現在之額專望議減而
已豁之銀萬難加增茲據布政使于三賢驛鹽道
王照詳據各該府州縣并商竈軍民紛紛訴會
詳前來所當仰體

皇上愛養商民至意據實入

告伏乞

勅部查議將此項銀兩照前豁免則并竈商民均沐

皇恩永永無極矣

籌請屯荒減則貼墾疏

王繼文

看得滇省每年額糧通共米麥等項二十六萬餘石而屯糧實居其半歷年供撥兵糈關係甚鉅第屯田一畝之科幾納民田十倍之徵是以拖欠逃荒年甚一年臣自再蒞茲土以來訪求民隱圖布聖澤惟此屯田一項最為滇民苦累近蒙

皇上沛無疆之德將康熙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七年止

屯賦累欠錢糧盡行蠲免一時老幼咸懷再生從
前重困始得暫釋但額賦豈容再寬輸將已無遺
力臣再四籌維有老荒重額田賦一項小民終年
畏棄已成廢土若使減則貼墾尚可藉補虧懸行
據布政使于三賢署糧儲道事永昌道叅議畢忠
吉議將前項老荒田地凡係連年見納軍糧之人
承墾者將屯田地之上中二則六年後悉改為民
田地之下則起科屯田地之下則十年後改為民

田地之下則起科以補賠累之苦其不係見納軍糧之人承墾者六年後將屯田地之上中下則悉改為民田地之上中下則起科仍令地方官量借牛種及出陳米石務使力耕有成至於民間荒廢田地其上中二則倣照豫省六年後係中則者照下則納過三年再歸中則係上則者照下則納過五年再歸上則之例起科其下則田地請於六年後減半三年再照本則起科并承墾後即為已業

用備貼墾事宜臣伏見

皇上愛民至德有加無已凡重農廣粟之例莫不一一舉行必使四海無不獲之夫九宇有蓋藏之富今滇省田地本屬磽薄屯民尤困追呼若以拋荒不墾之田補其重額難支之累及民荒田地一槩極力勸墾不但正額可以充實新賦亦可稍增矣

請減屯糧疏

巡撫

石文晟

奉天

為密陳屯糧之重仰祈

睿裁以廣

皇仁事竊查滇省屯政因明初沐英世鎮雲南將帶來官兵分作十分以三分差操七分屯糧即以七分屯糧之租養三分操軍此即古之寓兵於農原非上倉糧米可比迨我

朝定鼎順治十五年闢滇吳三桂遂將昔日之租改為額徵之賦及後變亂之時罔恤民艱任意坐派使各軍紛紛逃散因而遺累存下典鬻賠納苦難

彈述幸賴

皇上天威殄逆民得以安但浮糧過重仍因輸將計恢
復之後自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屯銀米穀
等項歷年拖欠此非軍戶敢於頑抗亦非各官不
善催科總因糧額太重血比難完業於康熙二十
八年內經前督臣范承勲署巡撫時特疏題請分
年帶徵隨蒙

皇恩特頒

上諭朕念雲南百姓前曾供億王師繼又遷移叛屬家
口運送勞瘁本年正賦輸將尚屬艱難復令帶徵逋
租必致益滋困累著將歷年所欠屯賦七萬一千二
百餘兩米麥等項十萬七百餘石盡行蠲免以示朕
軫念民生至意欽遵在案則彼時題請帶徵早蒙

皇上睿鑒中矣況各衛所久經裁歸有司是在前日猶
存軍戶之名在今日則無軍民之別一切徭役自
應一視同仁乃查通省民賦上則田糧最重者莫

如河陽縣每畝八升一合八勺三抄其餘五六升以至四五合而止上則地稅最重者亦莫如河陽縣每畝五升九合二勺一抄其餘三四升以至三四合而止及查屯田每畝則有七斗二升六斗八升五斗六升至四斗五六升不等屯地每畝亦有三斗八升至一斗五六升不等夫軍民田地阡陌相連肥磽相若天時人事耕鑿播種亦無不同何至輕之屯額比至重之民賦尚有四五倍之數若

較輕額則屯賦之與民賦竟有十倍之重所以屯軍終歲勤動所收之穀不遑贍顧父母妻子惟事納糧而究竟不能以一畝之出全完一畝之額數康熙二十八年臣叔石琳撫滇時曾於奉

旨編輯全書案內將此屯糧重困叙入瀝陳未經部覆而以後督撫臣未敢覆請者蓋以國用浩繁豈容遽議輕徭況各省屯糧皆重尤不便獨為請減是以前撫臣王繼文不得已於康熙二十九年有屯

荒減則貼墾之請也但浙江等省屯軍現今領運
且有船隻行月漕截等項給贍滇省屯軍則無此
項贍養兼之衛所既裁軍即是民則與別省迥異
況此軍係沐氏帶來官兵並非發遣有罪之軍所
納正供似應與民一體矜恤臣於康熙二十二年
守開化時早已深悉今撫茲土見烟竈相連林林
總總生聚實繁大非昔日氣象此雖過年以來前
督撫臣撫綏之功實沐

皇上柔遠洪恩所致惟此一項因吳逆作亂時各軍多半逃竄殲逆之後前此逃丁或遭兵火或戀他鄉閒未回里以致遺糧賠累本以最重之糧又復包賠逃戶日復一日重復更重故於康熙二十八年以來歲歲不清每遇奏期各官俱愛功名竭蹶借墊者有之以欠捏完者有之遇一陞遷事故便束手無策百計哀求逢人募助洵不可悉數也臣自入境以來目覩荒蕪田地甚多百姓甚衆及抵任

後披閱各屬詳驗報墾無幾隨行飭催旋據百姓
紛紛具呈熟糧額重無力開墾懇請題減復批司
道查詳所議僉同總欲為民請命臣思減賦薄稅
非臣子所敢輕議祇因多寡之數甚是不侔苦樂
之形異常各別若不據實上達負百姓即負我
皇上矣況滇省僻處遐荒係外域觀瞻之地不得不冒
昧陳請如荷

聖鑒將此屯糧悉照河陽縣則例起科則不特現在軍

餘易於輸納即未墾荒產臣自鼓勵各地方官加
意勸墾亦無有不踴躍樂墾者也仍將墾過數目
隨即具報按年科徵是減賦於今日安知不增賦
於將來也理合恭疏

題請

請廣中式解額疏

石文晟

為遐方文教大開

盛代賓興宜廣乞恩

題增解額以溥

皇仁以弘雅化事該臣看得滇居天末昔以士子甫離
兵燹不暇詩書文教未盛今蒙

皇上右文教養兼摯雲蒸豹變實繁有徒邇來入闈
應試者數至二千餘人及查中式不過二十七名
而止此係

國家定制臣何敢冒昧瀆請但查禮闈會試卷分南
北而南北卷中又將四川雲南分為中左四川取

中四十二名雲南取中二十七名同一中左取額
懸殊故致生員王思訓等之援情環顧也隨批司
道會議茲據布政使于三賢提學道副使張倬等
查覆前來臣思人文之繁盛實由

聖治之休隆況荷

聖恩俞允前督撫所請添設學官增加童額則子衿既
已衆多中式亦應稍廣相應請照四川之額每科
遴取四十二名以勵邊地人材至文武並重久荷

皇上一體掄才自宜並請

洪恩一例廣額者也臣謹會同雲貴督臣王繼文合詞

具

題應否

俯允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臺灣善後疏

通政趙士麟
河陽

竊惟目今

國計之大者莫過臺灣善後一策往者羣醜肆逆海
宇沸騰

皇上聖策風行神謀電發端拱

宸陛蕩滌萬古溥海內外罔不臣服此千古之盛烈也

而又

睿慮所周不遺一物

英斷所及遠過百王臣之至愚何能仰贊高深萬一然
芻蕘之言至人擇焉故不揣固陋敢披陳之臣備

員通政有臣同官今僉都御史臣陳汝器向久在
閩中臣諮詢之言臺灣情形甚悉臺灣乘風揚帆
一日可至否則越日甚近耳其地方千里之廣土
著之蕃人四十餘社雖所處遠近不同然皆可漸
馴而化也漢人戶口則號稱殷庶厥土膏腴五穀
無不可藝產佳錫山林林木甚蔚取鹿於野取魚
鹽於海不可勝紀誠沃區也夫澎湖一隅耳明時
曾守之況臺灣之大哉臣愚以為宜倣廣東瓊州

例而變通之安置流官設一府兩縣以治其民設一總兵以鎮臺灣設一副將以鎮澎湖以千里所產供駐防之需芻茭糗糧不可勝用即稍稍協濟餉亦無幾若是而沿海守汛之兵可減如明時倭人紅毛飄突之患可以建威而豫消勸農桑設學校數年後不特休養生息之衆堪埒為外藩即詩書禮樂之化亦可漸興而比美於內地一統無外之宏規孰大於是若不籌所以善後恐承平日久

巨鯨大鯢復窟於其間又煩

廟堂之區畫矣但流官資俸與直省不同三年即與
陞遷文移之往來不宜拘以程限遲速則人人樂
趨且無尾大之慮如臣言可採伏祈

皇上睿鑒施行

賑濟齊飢疏

御史李發甲 河陽

竊照山東六府被災特重我

皇上宵旰焦勞勤恤民隱

手諭在廷大小臣工即發帑金百餘萬兩截留漕米五十萬石復遣八旗官員親赴濟兗東青登萊等府按名賑濟不使失所

德音一沛山左之民歡聲雷動仰見我

皇上天地為心

睿鑒周詳不遺纖悉臣何敢再瀆

天聽惟是六府之內地方千里正中原腹心襟帶之區數百萬生靈實為我

國家之元氣臣聞自入夏以來陰沴異常麥秋無望
蓋至槐頭柳莖水草榆皮無不攫取爭啖老弱幼
穉者半為疴瘠少壯強勇者乞食他鄉又聞白晝
通衢已有剽人而奪之金者矣彼其苟延旦夕之命
而計緩須臾無所依賴不暇顧惜耳又聞賣妻鬻
子止博百錢搥葉磨根難充一飽甚有人相殘食
之慘此情真大可憫也凡此赤子飢餓迫之於前
死亡繼之於後即慈母不能保其子而謂此蚩蚩

者能坐以待斃乎哉臣又聞山東之民有就食江南者矣有就食江西者矣有就食湖廣者矣有就食河南直隸者矣一離井里皆成餓夫目無故舊身鮮分文日則行乞街市夜則投宿寺宇甚至地方不能容留有驅之曠野驅之境外者矣當此顛沛流離啼饑號寒之際若不豫為補救則轉瞬隆冬凍餒來歲青黃不接不填於溝壑即聚於荏苒此一定之理必然之勢也我

皇上至德涵濡聲靈赫濯萬無狂逞潢池之事然從古
致治保邦在於幾先母待事後未雨綢繆之計不
得不鯁鯁過慮也臣愚以為亟請

皇上勅下該部遍諭各省督撫司道府廳州縣等官凡
遇災民入境著各該地方官加意查明著緊存恤
勉給饘粥併令安置得所再有養至來年秋成送
回復業凡若干名者從優分別獎勵則已逃者可
望還鄉待斃者得甦殘息庶幾上慰

皇上已飢已溺之懷再如河南湖廣浙江江西山西陝西福建直隸及江南之邳泗盱徐等州縣閒有水旱災傷已經各督撫彙報業蒙

皇上發粟煮賑蠲免錢糧各省災民均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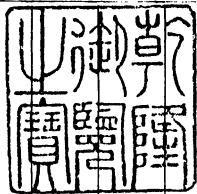
曠典猶慮其中有逃散就食者亦宜行令所在官司加意查明勉捐存養俟來秋沿途各官捐助路費送回復業如此則我

皇上如傷懷保之仁得以廣被無告流移困苦之衆不

致相煽為非民命存亡盜賊生息舉判於此我

國家所以杜絕株萌培養元氣億萬年無疆之歷服

在是矣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四